



钱钟书文集

17

谈小说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文艺论文



��雪振文集

谈小说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文艺论文



1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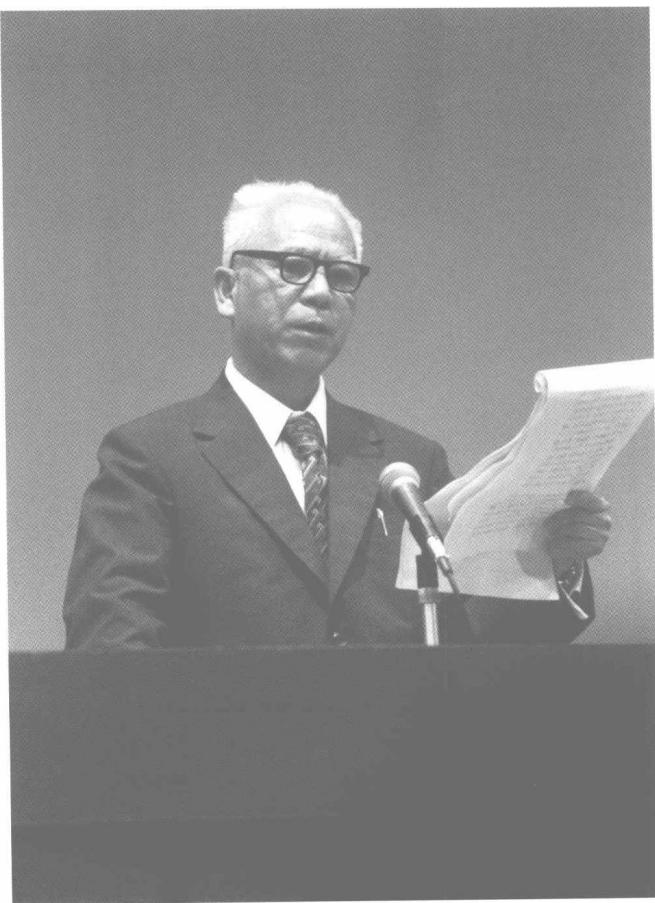
姚雪垠文集·第17卷/姚雪垠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ISBN 978-7-02-008126-4

I. ①姚… II. ①姚… III. ①姚雪垠(1910~1999)
—文集②文艺评论—中国—文集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92314 号





访日时在日本京都演讲 (1979)



访日时与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在庐山周恩来总理诗碑前合影。后排：冯牧（左一）、梁斌（左二）、姚雪垠（左四）、欧阳山（左五）、周扬（左六）、苏灵扬（左八）、杨沫（左九）；前排中为柯岩。（1979）



在鲁迅诗碑前。（1979）



1978年，日本作家井上靖访华时与姚雪垠亲切交谈，互赠作品。



1979年，姚雪垠访日时与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畅谈。



“文革”后，在湖北省第四届文代会上被选为湖北省文联主席。陈丕显（左一），杨德志（左二）、姚雪垠（左三）。(1978)



在全国政协六届四次会议上发言。(1987)

本 卷 说 明

本卷收入文学理论文章 58 篇,起于 1929 年,迄于作者辞世前,包含了作者在这一时期内撰写的文艺杂谈、创作谈、文学评论、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史研究等方面的著述。编排亦大体循此顺序。另有若干未收入本卷的文章,则在卷末“本卷存目”中列出。

凡公开发表过的文章,篇末均注明发表日期和报刊名称;未发表过的文稿,亦尽可能注明写作时间、地点。作者于文末自注的日期和自撰的“附记”,皆予以保留。

上述作品的创作时间跨度近六十年,为保持原貌,对其早期作品中当时习用的助词、标点、译名和作者的特殊用语均未加改动,仅修订了文字上的错漏之处。

目 录

通讯

| | |
|---------------|------|
| ——致灵涛信 | (1) |
| 论小品文 | (4) |
| 经验、观察,与认识 | (7) |
| 写实主义文学与科学 | (10) |
| 英雄非典型 | (12) |
| 一部伟大作品的提议 | (15) |
| 《风雨》周刊·编者的话 | (19) |
| 论大众文学的风格(中) | |
| ——关于救亡文艺的第七封信 | (20) |
| 论现阶段的文学主题 | (25) |
| 情感和理智 | (28) |
| 谈论争 | (30) |
| 文学上的两种风格 | |
| ——文章闲话之一 | (40) |
| 五四新文艺运动与民族形式 | (49) |
| 文艺反映论 | (55) |
| 关于《戎马恋》 | (71) |
| 怎样写人物个性 | (72) |
| 创作漫谈 | (77) |
| 《创作论初集》后记 | (92) |

谈小说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 | | |
|------------------------------|-------|-------|
| 小说是怎样写成的 | | (97) |
| 关于《差半车麦秸》及其它 | | (110) |
| 屈原的文学遗产 | | |
| ——安徽省文化界举行的第二届诗人节纪念会中 的演讲 | | (117) |
| 需要批评 | | (144) |
| 《重逢》题记 | | (147) |
| 中国作风与叙事诗 | | (148) |
| 论深刻 | | (156) |
| 写短篇与写长篇 | | |
| ——小说写作经验谈 | | (161) |
| 小说结构原理 | | (166) |
| 论目前小说底创作 | | (176) |
| 现代田园诗 | | (180) |
| 《金千里》序 | | (199) |
| 中国新文化的源流 | | (200) |
| 《差半车麦秸》跋 | | (208) |
| 试论《儒林外史》的思想性 | | |
| ——吴敬梓逝世二百周年纪念 | | (210) |
| 胡适和白话运动 | | (241) |
| 谈打破清规与戒律 | | (250) |
| 现实主义问题讨论中的一点质疑 | | (258) |
| 创作问题杂谈 | | (263) |
| 打开窗户说亮话 | | (273) |
| 要广开言话 | | (286) |
| 试谈《昭君出塞》 | | (288) |
| 马致远及其剧作 | | (292) |
| 词以后清歌文学底解放 | | (300) |
| 漫谈历史的经验 | | (310) |

目 录

| | |
|-------------------------|-------|
| 关于繁荣文学创作的若干意见 | (323) |
| 谈小说创作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问题 | (336) |
| 回顾·思索·期望 | (346) |
| 作家要重视学习理论 | |
| ——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 |
| 四十周年 | (353) |
| 关于革命现实主义的若干问题 | (360) |
| 谈谈目前对《李自成》的评论问题 | |
| ——与海天等的一次谈话 | (370) |
| 论当前的通俗文学 | (378) |
| 当代历史小说创作问题 | |
| ——在中国作协与湖北省文联召开的历史小说 | |
| 创作座谈会的开幕词 | (404) |
| 当代中国文学的光辉道路 | |
| ——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 |
| 四十八周年 | (408) |
| 创作实践与创作理论 | |
| ——与刘再复同志商榷 | (416) |
| 继承和发扬祖国文学史的光辉传统 | |
| ——再与刘再复同志商榷 | (442) |
| 《刘再复谈文学研究与文学论争》一文读后 | |
| ——给《文汇月刊》编辑部 | (482) |
| 与杜渐谈历史小说《李自成》的创作 | (501) |
| 漫谈历史小说创作 | |
| ——与松本清张对话录 | (513) |
| 我对于民族风格的认识和追究 | (521) |
| 附:本卷存目 | |
| | (541) |

通 讯

——致灵涛信

灵涛：

中国的报纸，真找不出一个有价值的副刊！这是谁也承认的。任我们到阅报室里怎样地翻遍，各份副刊尽都是登着一些无聊的公子少爷们卿卿我我令人讨厌的蝶化作品。要想从那上看出现实社会一般的真相，恐怕是比晨星还要寥寥吧。那末这正是我爱读《民报》副刊的原因。——它还能保着高尚面目，而未流染于鸳鸯蝴蝶化。

我拿着十二分的愿望，祝福它——副刊——的前途，希望它说几句关紧的抓痒的迫切的话。我为爱它的热念与内心的良心所冲动，向它这春圃似的园地说几句忠诚劝告：

我觉得讨论文学的文字，以后可以少登，简直不登也好。我并非说它没价值，不过是看来并不急需。际此国家方难，民沉苦海之秋，贪污土劣，毒焰横飞……种种现象，不一而足，我们应当把这经济的时间与有限的园地，作一个大众的留声机，把那深深的在压迫之下的穷民的哀号与呻吟传送出来，把社会的种种坏现象，全盘地呈露出来，这才是我们现在文艺界应尽的责任。尤其是河南的文艺界，更应服这样的义务。

况且，《河南民报》，是供大多数的河南民众阅读的，大多数民众的要求，绝不是要论高深的文学，要求论高深文学的，只不过是

谈小说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少数的生活较为舒适的知识分子，那末，自有论文学的书籍供他们阅读，别处的园地供他们讨论。再进一层说，连天的攻击，除了互骂互打以外，真正教我们得一个圆满的结果在哪里？恐怕免不了大多数阅者的讨厌吧。

我爱护的园圃，请您以后不要让他们把您作擂台了！因为当此年头您的职责是收容哭声的，而不是收容阔论的。不然，您便失了大众爱护的热诚了！

您这几天又载了不少的性欲苦闷的文字。这类的文字，我是十二分的爱读，因为在这里才有真情的存在。但您是站在河南大众方面的，大众的哭声并不是哭着性欲的苦闷。正闹着性欲问题的，这只是少数的生活较为舒适的洋学生们。现在大多数民众，正号痛于水深火热之中，生命尚不能保，何暇谈性欲？您是河南的领导者，您的声，就是全河南民众的不平鸣。大众要听的是垂死的痛心话，并不是未沾芳肌的苦闷语。我爱护的园圃呵！请您不要离了大众！祝您（副刊）前途的滋长！带祝

园丁灌安

雪 痕 上

附：《河南民报》副刊主编灵涛的复信

雪痕：

你的来信，所示各节，我完全诚恳的接受，不过，每日老登些鸣不平的带哭声的小说，我以为比较有些单调，倒不如按比例分配些各种关于苦闷范围中的作品，来引起读者的兴趣为好。

《河南民报》副刊，当然是代民众说话的机关，但另一方面，还是供文艺界一个公开的研究的园地，因此关于文艺理论方面的作品，也是要选择登载的。

你的信中所说的话，正是我近日要说的话，现在公开出来，谅

通 讯

你也会同意罢！

灵 涛

(原载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三日《河南民报》)

论小品文

十年来小品文在中国已有了相当的发展，在这方面成功的也不乏其人。但也有不少人瞧不起它，不屑为之，甚至也不屑读之。这些人不是以洋洋乎长篇巨制相炫耀的大作家，便是被洋洋乎长篇巨制的大作品唬迷了心窍。有的以为文章小了写不出什么大道理来。其实，文章只问好坏，不问大小。一斤棉花和一斤黄金体积不同而重量相等，你若说一斤黄金比十六两棉花轻，那你无疑的是“二百五”。同时，说重也是傻瓜。我知道，大品文是通写事件的全体，而小品文只是抓住事的一点。倘以打人作比：大品文好比是拳脚交加，全身齐打；小品文好比是只照穴处一点，致命一击。打的方法及所费的气力虽不同，其目的及效果则无异。一个画家，把万峰千山绘成一幅八尺中堂，固然不错；在尺方玉版笺上涂了淡淡几笔，也满有诗意。看见一位美人的全身和仅从窗中看见伊的脸相，一样令人心荡神摇。窗中的美脸，尺方玉版笺上的几笔墨画，都是富于神韵富于诗的美的。所以小品文和诗是弟兄。我们赏玩梅花，不必到梅园里去对着几十百株的梅树凝看；瓶中插上一枝两枝，放在书斋中，也就够风趣雅致的了。对着几百株的梅树，反而容易生厌。“一枝红杏出墙来”，妙处也在那出墙来的只有一枝；倘是千枝万枝，便转觉乏味。然而，这比喻并不是说大品文不如小品文，因为在大品文的花园中绝不能只有几十百株单纯的梅花，或千枝万枝单纯的红杏，我不过说各有各的味儿罢了。尽有人爱看

热闹，也尽有人不爱看热闹，但都不失为欣赏。尽有人爱画大幅，也尽有爱涂小品，但都不失为艺术。画大幅的多是些专门画家，涂小品的却大概是些不同行的文人偶尔为之。虽然也尽有些以涂小品甚至是撇几叶墨兰而成名的人。

一个人如果是想做一个大画家，最好是从画小品起手，同样的，想将来做一个长篇作家，写小品也是一个应由的练习阶段。这好比学作南北曲的，应该先由填小令入手。然后再写散套，然后再写剧曲。因为小令散套所表现的是事物或感情的一点，其结构也较简。实际上一篇好的散套或一支小令比四折杂剧或几十出传奇的价值并无低逊。惺斋六种曲倒不如“枯藤老树”，一支〔天净沙〕小令之传诵人口。马东篱的《岳阳楼》杂剧比他的《秋思》散套在文学史上并不见有优越的地位。再打个比方：学作近体诗的应该先由绝句作起，然后再作律诗，而在艺术上成功的往往绝句多而律诗少。一个条幅上虽然要容纳百十个字，但那都是由好的单个字加以大规模的组织的。同样，简单的对话尚未练习好，而欲在话剧方面有好的收获，也只是妄有希冀。故总而言之：小品文是大品文的基础，学会了小品文再学大品文容易成功。但小品文和大品文在艺术上的地位却没有什么轩轾。

人们在资本主义的阶段中将一天比一天地为生活而穷愁奔忙，有工夫对付长篇的渐渐儿成了少数。小品文必然的要应运兴起。人们想在很短的空闲时间中给麻痹的神经以刺激，给痛苦的心灵以慰藉，给沉闷的意志以兴奋，最好是去读各人所需要的小品。而这些小品文，又必以讽刺的及幽默的占着最大部分。含蓄深奥的散文诗，虽然也归入小品，却并不能十分发达，因为那是不能令一般人都领会的东西。冲淡的雅静的散文，恐也不能与讽刺的幽默的散文分庭抗礼。这时期的小品散文以含有热的及冷的趣味为主，而不适宜于不冷不热的东西。不冷不热的东西，是十足的绅士风，最合于有闲阶级的胃口，但有闲阶级是将趋没落的，是少

谈小说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数的。

我是一个酷嗜小品文的人，不过对于小品文的三昧尚谈不到有深刻的了解，上面所说的是谁都能说的话，可是已经说了，管他呢。

南阳旅次

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九日

(原载一九三四年三月九日《河南民报》)